



淡而有味的《城南旧事》

□ 舒畅

吴贻弓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实际上恐怕也是整个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品之一。

“第四代”“第五代”的区别，个人以为，一是后者讲究影像与构图，创新意识极强；前者并不刻意去求突破，绵绵密密，自然浑成；二是后者总体上偏爱宏大叙事，在结构上也显得别致，颇像汪曾祺《故里三陈》《晚饭花》那一类作品的布局。

《城南旧事》除了散文化之外，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主观视角。《城》片恪守“以英子的眼睛看世界”，凡是主人公英子视野之外的镜头一概排除，就像第一人称小说一样。

由于摒弃了全知视角，显得特别生活化。观众完全是循着英子的目光去看、去听、去感受，从而从小英子产生离愁别绪时，观众也能感同身受。英子坐在大车上离开了旧家。一颠一簸中，故居、故人、旧日时光都一步步地远去。那颗纯洁无瑕的童心，终于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了“告别”的意味。

城南的旧事渐渐淡去，淡不去的是对旧时京华的回味，对往日悲欢的留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影片便结束在不绝如缕、似有如无的惘然中。

戏剧性，而是感情的“润物细无声”的娓娓渗透，是对一种有分寸的“哀而不伤”氛围的细腻营造。所以此片是无技巧的技巧，是以相当平实的手法铺陈出令人难忘的效果。

节制是它制胜的秘诀之一。它的“短篇小说集”式的四个故事单元，在结构上也显得别致，颇像汪曾祺《故里三陈》《晚饭花》那一类作品的布局。

《城南旧事》除了散文化之外，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主观视角。《城》片恪守“以英子的眼睛看世界”，凡是主人公英子视野之外的镜头一概排除，就像第一人称小说一样。

由于摒弃了全知视角，显得特别生活化。观众完全是循着英子的目光去看、去听、去感受，从而从小英子产生离愁别绪时，观众也能感同身受。英子坐在大车上离开了旧家。一颠一簸中，故居、故人、旧日时光都一步步地远去。那颗纯洁无瑕的童心，终于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了“告别”的意味。

城南的旧事渐渐淡去，淡不去的是对旧时京华的回味，对往日悲欢的留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影片便结束在不绝如缕、似有如无的惘然中。



黄灏 摄影



儿子的微信签名

□ 佟才录

儿子刚上初三那年，信心似风帆饱满，豪情似光芒万丈。儿子在自己房间书桌前的墙上贴了一张长方形的条幅，上面用粗体字工工整整地写着：“三中（省内排名第一的省级重点高中），加油！”而且，儿子还把他的微信签名更改为：“一切皆有可能——事在人为！”

我深知，以儿子此时的学习成绩，要想考上“哈三中”，那简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儿子能有如此的鸡鸣之志，我心里还是很颇感欣慰。于是，我对儿子大加赞赏和鼓励了一番，并拍胸脯表示将竭尽一切物力、财力，鼎力支持儿子向着他的梦想进发！

但儿子毕竟基础差、底子薄，要想在短时间内就把学习赶上去，又谈何容易？尽管儿子没少做“头悬梁，锥刺股”的努力，我也花大价钱给他请了“一对一”专门辅导老师，可儿子的成绩还是与重点中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有着很大一段距离。

中考前一个月，儿子的学校举行了几次模拟考试，可儿子的模拟考试成绩均不理想。这时，我非但没有责怪儿子，倒有点为

儿子担心了，怕儿子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便在私下时时时刻刻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然而，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发现儿子的心态好极了，从他把他微信签名更改为“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切随缘”就可见一斑。

中考终于结束了，招生录取结果也已公布。儿子不但与哈三中“绝缘”，也与各市级重点高中“无缘”，勉强勉强地考上了一个普通高中。

前些日子，儿子的那些考上重点高中的同学和家长都欢欢喜喜地在各大酒店举行“谢师宴”。我私下以为，儿子看到那些曾经和他一同并肩奋战中考的同学举家欢庆的样子，该会失落、沮丧、痛苦上一阵子了吧？哪里想到，儿子的态度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脆弱，他竟厚着脸皮在他的微信签名上写道：“莫以成败论英雄——重在参与！”

看着儿子的这些微信签名，真是让我“骂不得，打不得，哭不得”啊！不过，儿子小小年纪就有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乐观豁达心态，还是很值得欣赏和学习的。

叫白马河的河流估计有很多，比如福州就有一条穿城而过经闽江入海的白马河，河两岸林木参天，花草繁茂，四季常青，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市民来这里休闲打卡，只是我有所耳闻而未亲见，无法描述它的秀美景色。我的家乡也有一条白马河，尽管不知名，但是我却再熟悉不过了。

家乡的白马河很长很长，上游在哪里，又流去哪里，至今我也不知道。白马河绕村而过，村庄因此而得名，有了个好听的名字——白马村，当地人只要说到白马河就知道白马村，说到白马村必然会提及白马河，白马河俨然成了村庄代名词，镌刻在祖祖辈辈的记忆里。

对幼时的经历人们总是念念不忘，就像我对白马河的记忆一样。白马河曾经是村庄的生命之河，取水做饭，灌溉庄稼，一村的人都离不开它。每天清晨，男人们女人们挑着大大小小的水桶，往来白马河，不宽的土坎路两边留下长长的水渍，将村庄与河流紧紧连在一起。河的下游，则是妇女们的天堂，洗衣、淘米、洗纱，说说笑笑，道着张家李家短，一村秘密都在这里广播，悦耳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白马河是一条流沙河，河底是漂白如金的沙粒，掏出一把放在手里，黄灿灿的；河坝是沙堤，粗沙与泥沙混杂一起，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头。儿时《西

游记》看多了，老是幻想白马河是沙僧住的流沙河，里面一定也住着神仙或妖怪。白马河四季不断流，河水平静时，河中流水好像泼了的水银，闪着明亮的光泽，鱼儿成群结队畅游，水鸟在河中追逐嬉戏；河水丰盈时，水流以其全部重荷，扑压沙坝，浪花翻滚，似狂怒的烈马，奔跑着咆哮着，就像要觅路跃过。涨水的白马河，小孩子是不敢靠近的，生怕被暴怒的河水卷走。白马河时而温婉，时而躁动，演绎了四季不同的景象。

白马河盛产沙，村民修葺房屋、铺路、平整场地，用的都是白马河的沙。白马河的沙似乎有再生功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些精明的商人打起了白马河沙的主意，但一次次都被老村长驳回了。白马河的沙，只能白马村的人用，哪怕河沙再多，也不能流失到外面。白马河沙听话的孩子一样，虔诚地依附着村庄，始终保留原貌。小时候，我时常想白马河一定上古的流沙，要不这沙粒怎能如此美丽呢。

水是白马河的娇娘，竹是白马河的灵魂。白马河两岸长满细长的水竹，这水竹不似斑竹、毛竹，长得纤细瘦长。远看，河两岸竹林绿得像一块无瑕的翡翠；近看，竹林又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雨季河水暴涨，河水一次次想要漫过河堤，但因河堤竹林的守护，一次次又退

了回去。白马村的人对白马河的水竹有着深深的情感，竹坝护河，守护着这里世世代代村民的家园；竹坝产出无数的水竹，造福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因着这水竹，催生了一种职业——篾匠。竹篮、竹筐、竹斗笠、竹碗、竹筷，几乎一应家用的，心灵手巧的匠人都能用这水竹编织出来。男人们如果不会篾匠活，在白马村是抬不起头的，姑娘们嫁到白马村，首先要考察男孩竹编技艺。白马村的姑娘们出嫁时，娘家必会送一套竹编用具。

农闲时的白马村，依旧是一派忙碌的景象，男人们忙着编织竹器，女人们打着下手，劈条、拉丝，小孩子们也在一旁玩得亦乐乎，用竹子的边角料，做成奇形怪状的玩具。父亲有一手竹编的好手艺，那时补贴家用，全靠父亲没日没夜地编织，父亲的双手布满老茧，即便是锋利的竹子，在父亲粗糙的双手里也只能乖乖听话。做不了竹器的竹子，在父亲的手里又变成了惩戒的道具，当我们犯错或学习退步时，父亲拿出竹鞭，我们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这时总是母亲跑出来打圆场，叮嘱我们下不为例。父亲耕种犁田时，牛儿看到父亲扬起长长的竹鞭，一刻也不敢懈怠，使劲地撒腿狂奔。

白马河处处有精灵，河中有鱼虾，竹林有水鸟，到了春季，河坝生出满坝的竹笋。捡拾竹笋是春天白马村最浪漫的事，新鲜的竹笋是一道妙不可言的美味，有时遇到竹笋丰年，吃不完的制成笋干，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舅爷在世的时候，喜欢笋干配酒，每次嘴馋了就来我家，母亲都会给舅爷做一道笋干烧肉，舅爷对着一盘笋干就能喝两盅，看到舅爷一副陶醉的样子，我对笋干生出好奇，这笋干竟有如此魅力。说来也巧，我现如今也成了吃笋的爱好者，尤爱家乡竹笋。

大地万物，都是有灵性的。白马河有流水，有河沙，有竹林，滋养着白马村。河水流过的村庄一定是有灵性的，也一定是最让人怀念的。白马河像一位慈柔无边的母亲，与儿女自有一番血脉相通的灵犀，也是儿女心中任谁都无法割舍的本土情怀。白马河簇拥着无数孩童成长，走出村庄，但白马河依然坚守，与村庄生死相依。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条河流，就像白马河之于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份牵挂，念着它，想着它，近着它，想投入它的怀抱，想进入它的血液里，在生活里，在现实里，在风风雨雨里，在阳光灿烂里。

父亲的诗和远方

□ 马亚伟

“看，这几棵树都长这么粗了！”“瞧，这里新盖了几间大瓦房。”“噢，这里啥时候建了一家工厂？”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留意路旁的风景。上学后读到“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这样的句子，我立即就想起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兜风的一幕幕。

快乐的时光就像捧在手中的珍珠一样，流光溢彩，让人无限欣悦。说说笑笑间，父亲带着我到了城里。那个年代的城里，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不过是多了些林立的高楼，而且道路全都是柏油马路。这对我来说就足够有趣了，看到了一个与乡下完全不同的世界，总让我疑心是到了某个童话世界里，心里隐隐地期待有一些故事发生。不过，每次的经历都是平淡无奇的。可下一次父亲招呼我“上车”的时候，我依旧满心期待。

每年农闲时，父亲都会骑自行车出去转转。大部分时候带上我，偶尔他自

己出去。有时农忙时，父亲也会起个大早，抽空出去转一圈。母亲说：“你爸这人，放着家里的活儿不干，出去瞎溜达，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母亲言外之意是说父亲不务正业，不像村里别的农夫那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周而复始地过活。

我小时候真不能回答母亲的“他是怎么想的”，只是觉得父亲这样做带给我的欢喜，我当然支持他的做法。

如今我明白了，骑自行车去兜风，是属于父亲的诗和远方。父亲没有不良嗜好，不赌博，不喝酒，就喜欢出去逛逛。看看风景，抵达远方，这不正是父亲辛苦生活之余的一抹诗意吗？那时候父亲隔三岔五就出去走走，有时心情烦闷了也出去。我记得有一年我家的日子过得艰难，父亲很苦闷，他经常出去走走，回家的时候都是一脸轻松的样子。

而且父亲坚持的“诗和远方”，还让

父亲的诗和远方

□ 马亚伟

“看，这几棵树都长这么粗了！”“瞧，这里新盖了几间大瓦房。”“噢，这里啥时候建了一家工厂？”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留意路旁的风景。上学后读到“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这样的句子，我立即就想起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兜风的一幕幕。

快乐的时光就像捧在手中的珍珠一样，流光溢彩，让人无限欣悦。说说笑笑间，父亲带着我到了城里。那个年代的城里，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不过是多了些林立的高楼，而且道路全都是柏油马路。这对我来说就足够有趣了，看到了一个与乡下完全不同的世界，总让我疑心是到了某个童话世界里，心里隐隐地期待有一些故事发生。不过，每次的经历都是平淡无奇的。可下一次父亲招呼我“上车”的时候，我依旧满心期待。

每年农闲时，父亲都会骑自行车出去转转。大部分时候带上我，偶尔他自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 程应峰

于他的她，终于在某一天出现了，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滩涂呈现一抹亮丽的弧线，夕阳余晖下，柔软的海滩上，他闯入了她的视野；而他，也在默默地在凝视着她。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一种通天彻地的心灵感受，那是爱。

他们心手相牵的时候，她说是缘分，他说是命运。路遥遥，水迢迢，那种千里之外的吸引和诱惑，让他和她从天地混沌中不可预期地走到了一起。

这就是生活的法则，没有刻意的安排，却有固有的信守。流连于情事中的女人，鲜明而自在地活着。因为揣着爱的心思，她时常陷入生命的沉寂，时常独自一人徘徊在心仪的海岸线上，期待着生命中出现一次真正正爱的偶遇。

痴心等得风来，翘首盼得云开。属于他的她，终于在某一天出现了，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滩涂呈现一抹亮丽的弧线，夕阳余晖下，柔软的海滩上，他闯入了她的视野；而他，也在默默地在凝视着她。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一种通天彻地的心灵感受，那是爱。

“前画家时代”的中国画史

——读巫鸿《中国绘画：远古至唐》

□ 林颀

般是歌颂主人的功德，营造“天人合一”的奇幻幻境。“早期绘画”阶段的早期创造者大多是无名画家，确切地说，最初是一些部落群众的记录，然后就是工匠人的造物。这些绘画大多以岩石、墙壁和器物（包括织物）为载体，带有明显的事实记载意图，是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的记录。

这个情况在“早期绘画”阶段的晚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一些变化，文人出身的独立画家开始出现，他们现代认知的绘画，大多就是指卷轴画，实际上，从远古至唐的中国绘画，尚未形成卷轴画的主流。

这部《中国绘画：远古至唐》所作的时段区隔，就是以此划分为“早期中国绘画”与“晚期中国绘画”。艺术史家巫鸿指出，晚期绘画更多聚焦于对图像风格的自觉探索，而早期绘画则担负着一个更基本而宏大的历史职责，即对绘画题材本身的发现和发明。

这是理解巫鸿这部作品的艺术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全书按照线性顺序，围绕一些代表作品，展开了从远古至唐的梳理论述分析过程。

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陶器，呈现了远古人类的宇宙观和狩猎、祭祀等场景。汉代居室往往以壁画、屏风画作装饰，墓地中也有大量的石刻绘画、壁画，一

般是歌颂主人的功德，营造“天人合一”的奇幻幻境。“早期绘画”阶段的早期创造者大多是无名画家，确切地说，最初是一些部落群众的记录，然后就是工匠人的造物。这些绘画大多以岩石、墙壁和器物（包括织物）为载体，带有明显的事实记载意图，是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的记录。

这个情况在“早期绘画”阶段的晚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一些变化，文人出身的独立画家开始出现，他们现代认知的绘画，大多就是指卷轴画，实际上，从远古至唐的中国绘画，尚未形成卷轴画的主流。

这部《中国绘画：远古至唐》所作的时段区隔，就是以此划分为“早期中国绘画”与“晚期中国绘画”。艺术史家巫鸿指出，晚期绘画更多聚焦于对图像风格的自觉探索，而早期绘画则担负着一个更基本而宏大的历史职责，即对绘画题材本身的发现和发明。

这是理解巫鸿这部作品的艺术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全书按照线性顺序，围绕一些代表作品，展开了从远古至唐的梳理论述分析过程。

父亲的诗和远方

□ 马亚伟

“看，这几棵树都长这么粗了！”“瞧，这里新盖了几间大瓦房。”“噢，这里啥时候建了一家工厂？”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留意路旁的风景。上学后读到“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这样的句子，我立即就想起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兜风的一幕幕。

快乐的时光就像捧在手中的珍珠一样，流光溢彩，让人无限欣悦。说说笑笑间，父亲带着我到了城里。那个年代的城里，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不过是多了些林立的高楼，而且道路全都是柏油马路。这对我来说就足够有趣了，看到了一个与乡下完全不同的世界，总让我疑心是到了某个童话世界里，心里隐隐地期待有一些故事发生。不过，每次的经历都是平淡无奇的。可下一次父亲招呼我“上车”的时候，我依旧满心期待。

每年农闲时，父亲都会骑自行车出去转转。大部分时候带上我，偶尔他自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 程应峰

于他的她，终于在一天出现了，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滩涂呈现一抹亮丽的弧线，夕阳余晖下，柔软的海滩上，他闯入了她的视野；而他，也在默默地在凝视着她。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一种通天彻地的心灵感受，那是爱。

他们心手相牵的时候，她说是缘分，他说是命运。路遥遥，水迢迢，那种千里之外的吸引和诱惑，让他和她从天地混沌中不可预期地走到了一起。

这就是生活的法则，没有刻意的安排，却有固有的信守。流连于情事中的女人，鲜明而自在地活着。因为揣着爱的心思，她时常陷入生命的沉寂，时常独自一人徘徊在心仪的海岸线上，期待着生命中出现一次真正正爱的偶遇。

痴心等得风来，翘首盼得云开。属于他的她，终于在一天出现了，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滩涂呈现一抹亮丽的弧线，夕阳余晖下，柔软的海滩上，他闯入了她的视野；而他，也在默默地在凝视着她。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一种通天彻地的心灵感受，那是爱。

父亲的诗和远方

——读巫鸿《中国绘画：远古至唐》

□ 林颀

般是歌颂主人的功德，营造“天人合一”的奇幻幻境。“早期绘画”阶段的早期创造者大多是无名画家，确切地说，最初是一些部落群众的记录，然后就是工匠人的造物。这些绘画大多以岩石、墙壁和器物（包括织物）为载体，带有明显的事实记载意图，是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的记录。

这个情况在“早期绘画”阶段的晚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一些变化，文人出身的独立画家开始出现，他们现代认知的绘画，大多就是指卷轴画，实际上，从远古至唐的中国绘画，尚未形成卷轴画的主流。

这部《中国绘画：远古至唐》所作的时段区隔，就是以此划分为“早期中国绘画”与“晚期中国绘画”。艺术史家巫鸿指出，晚期绘画更多聚焦于对图像风格的自觉探索，而早期绘画则担负着一个更基本而宏大的历史职责，即对绘画题材本身的发现和发明。

这是理解巫鸿这部作品的艺术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全书按照线性顺序，围绕一些代表作品，展开了从远古至唐的梳理论述分析过程。

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陶器，呈现了远古人类的宇宙观和狩猎、祭祀等场景。汉代居室往往以壁画、屏风画作装饰，墓地中也有大量的石刻绘画、壁画，一

般是歌颂主人的功德，营造“天人合一”的奇幻幻境。“早期绘画”阶段的早期创造者大多是无名画家，确切地说，最初是一些部落群众的记录，然后就是工匠人的造物。这些绘画大多以岩石、墙壁和器物（包括织物）为载体，带有明显的事实记载意图，是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的记录。

这个情况在“早期绘画”阶段的晚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一些变化，文人出身的独立画家开始出现，他们现代认知的绘画，大多就是指卷轴画，实际上，从远古至唐的中国绘画，尚未形成卷轴画的主流。

这部《中国绘画：远古至唐》所作的时段区隔，就是以此划分为“早期中国绘画”与“晚期中国绘画”。艺术史家巫鸿指出，晚期绘画更多聚焦于对图像风格的自觉探索，而早期绘画则担负着一个更基本而宏大的历史职责，即对绘画题材本身的发现和发明。

这是理解巫鸿这部作品的艺术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全书按照线性顺序，围绕一些代表作品，展开了从远古至唐的梳理论述分析过程。

父亲的诗和远方

□ 马亚伟

“看，这几棵树都长这么粗了！”“瞧，这里新盖了几间大瓦房。”“噢，这里啥时候建了一家工厂？”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留意路旁的风景。上学后读到“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这样的句子，我立即就想起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兜风的一幕幕。

快乐的时光就像捧在手中的珍珠一样，流光溢彩，让人无限欣悦。说说笑笑间，父亲带着我到了城里。那个年代的城里，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不过是多了些林立的高楼，而且道路全都是柏油马路。这对我来说就足够有趣了，看到了一个与乡下完全不同的世界，总让我疑心是到了某个童话世界里，心里隐隐地期待有一些故事发生。不过，每次的经历都是平淡无奇的。可下一次父亲招呼我“上车”的时候，我依旧满心期待。

每年农闲时，父亲都会骑自行车出去转转。大部分时候带上我，偶尔他自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 程应峰

于他的她，终于在一天出现了，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滩涂呈现一抹亮丽的弧线，夕阳余晖下，柔软的海滩上，他闯入了她的视野；而他，也在默默地在凝视着她。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一种通天彻地的心灵感受，那是爱。

他们心手相牵的时候，她说是缘分，他说是命运。路遥遥，水迢迢，那种千里之外的吸引和诱惑，让他和她从天地混沌中不可预期地走到了一起。

这就是生活的法则，没有刻意的安排，却有固有的信守。流连于情事中的女人，鲜明而自在地活着。因为揣着爱的心思，她时常陷入生命的沉寂，时常独自一人徘徊在心仪的海岸线上，期待着生命中出现一次真正正爱的偶遇。

痴心等得风来，翘首盼得云开。属于他的她，终于在一天出现了，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滩涂呈现一抹亮丽的弧线，夕阳余晖下，柔软的海滩上，他闯入了她的视野；而他，也在默默地在凝视着她。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一种通天彻地的心灵感受，那是爱。

父亲的诗和远方

——读巫鸿《中国绘画：远古至唐》

□ 林颀

般是歌颂主人的功德，营造“天人合一”的奇幻幻境。“早期绘画”阶段的早期创造者大多是无名画家，确切地说，最初是一些部落群众的记录，然后就是工匠人的造物。这些绘画大多以岩石、墙壁和器物（包括织物）为载体，带有明显的事实记载意图，是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的记录。

这个情况在“早期绘画”阶段的晚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一些变化，文人出身的独立画家开始出现，他们现代认知的绘画，大多就是指卷轴画，实际上，从远古至唐的中国绘画，尚未形成卷轴画的主流。

这部《中国绘画：远古至唐》所作的时段区隔，就是以此划分为“早期中国绘画”与“晚期中国绘画”。艺术史家巫鸿指出，晚期绘画更多聚焦于对图像风格的自觉探索，而早期绘画则担负着一个更基本而宏大的历史职责，即对绘画题材本身的发现和发明。

这是理解巫鸿这部作品的艺术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全书按照线性顺序，围绕一些代表作品，展开了从远古至唐的梳理论述分析过程。

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陶器，呈现了远古人类的宇宙观和狩猎、祭祀等场景。汉代居室往往以壁画、屏风画作装饰，墓地中也有大量的石刻绘画、壁画，一

